

井 著 父 人 記



唐孟湘（樂一屆）喻麗清（樂四屆）與二女

(一) 冷藏屍身

我自己是學科學的，所以差不多所有科學上的奇事，我都可以接受。唯有屍身冷藏的事，我百思莫解。

倒不是技術上的問題。是感情方面的太惑。

不久前，這兒電視上報導一個孝順的兒子替他的父親租了一間冷藏庫，把他父親的屍身冰凍其內，要待日後使死人復甦的技術成爲可能時，好使他的父親重返人間。

一般說來，他的孝行著實感人，尤其是在美國，因爲美國是個錢的世界，要租那冷藏庫並且租金是要無限止的付下去的，令死人復生的「特技」短期內當不可能實現的。

可是，我在想：「李柏大夢」的教訓，難道不是現成的範例嗎？李柏在山上一夢千年，下山時人不識他，他不識人，一切都不一樣了。那位父親將來醒轉來時，當是李柏一般的心情吧！除非兒子、太太，所有他所愛的，都一起冷凍了再一起復活，不然一個人孤零零的再生，又有什麼意義呢？當然，我們得先假定腦子真屬於記憶的那一部份是在長久的冷藏中經得起考驗的。

活部位父親復活了。這樣子的命運如此的。

要有一世的人除

那些一起復

活的不合格者

之，人之「

體魄更大。

聽說「屍身冷

藏事業，料

「通病」之

事乎？

(二) 由

有一陣子

，所謂大夢

是出來的

事也能成爲

「上

亦與「上

事

話那位父親復活後記憶全失，重頭開始，那麼他是在當「實這樣子的命運，又豈是兒子們進城上學，長大可做五穀不分的讀書人。讀書人並不安於書本學問，要把學位屯積起來用以晉升

是不能安份。農人並不安於田圃，覺得插秧除蟲莫非要賺些錢以便供子女們進城上學，長大可做五穀不分的讀書人。讀書人並不安於書本學問，要能平步青雲，若是遇了老老實實的，便送一句評語：「某人太熟、稜角全無。」從商的人並不安於賺小錢，要發大財才有意思，當然能一夜暴富就更刺激過癮。從政的，就更不必說，他們的口號是：「政治無是非，只有好壞。」好壞當然更是比出來的，這是一個比的世界，不能怪人的不安份。以前三妻四妾是男人的不安份；如今試婚、離婚、亂婚是女人的不安份，兩不吃了。世間因之彷彿多出來了許多的熱鬧，繁華與浮華，像污染的水面，不再乾淨。我們失去的也許並不多，只是那一點點清清平平的喜悅而已。

那些不合格者又要被人判處死刑，誰之，人之「不死」比之於「死」，顯得更大。說「屍身冷藏公司」將是一種事業，料想信仰未來會是滿街「行屍走肉」的人，是比信仰「天理」的人多起來的緣故吧！

雖然有形的肉身開始迷信，而對「通病」之一。科學，其功乎？電視上報導一個華人親租了一間冷藏庫，要待日冰凍其內，要待日術成為可能時，君問：

「李柏大夢」的成爲美國是個錢的世界，並且租金是極高的，令死人復生的「

可能實現的。
（二）比
有一陣子，朋友之間似乎在流行「比」。每個人的房子都愈搬愈大，所謂大小，自然也不是一定的，所謂出來的。像「搬家」這等煩惱地變成「隨流而行」的風尚，與「比之」有關吧！

，我的心，簡靜清平，好喜歡，是一種無需笑容的喜悅。笑，可以作假，我真的喜——我今始明的，就是聖經上說的「平安」而已。

比是要比的，已經生在比世了。偶然想到：怎麼不比窮呢？想起以前住的「一品屋」，吃的「一品鍋」，心中不免生出「漸入佳境」的快活。想起世上尚有逃難的船民，餓死的非洲人或無力舉炊的苦人，心中不免升起慷慨愛惜之情。人都以為「上進」是向上比衣錦榮華的，實在不然。向上比，反而墮落了；向下比，反得提升了；人生的圓缺，竟有這樣子的奇妙。

再怎樣樣的「利令智昏」，再怎樣樣的「盲目拜金」，我相信我們的神志還是能分清「富翁」與「偉人」之間的差距的。因爲我領到薪水的快活與我聽見雀鳥吱吱喳喳時的喜悅，是不一樣的，我的心，它可以分得明白白。

